

578

春秋戰國異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二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越

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塋焉至于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

越絕

記云無餘都會稽

山南故越城是也

史越世家越王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  
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  
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  
闔廬戰而相怨伐

允常

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

三曰豪曹

或曰盤郢

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

一作句踐時事

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

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  
其色煥煥如水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  
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  
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  
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  
帝裝炭太一下觀于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為此劍  
取湛盧示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  
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

自秦客薛燭  
以下至此或

載入闔閭下

此下類函所引與今吳越春秋小異

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

王僚後闔閭為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劍惡其無道

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值幾何

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上天區

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况駿馬萬戶

之都乎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五枚

地志浙江歐冶

子吳闔閭大夫之子

三大二小三曰豪曹秦客薛燭善相劍王

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今豪曹五色黥然無  
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登斬而辱則墮于飲中  
矣王曰寡人置劍竹盧上過而墜之斷金獸之頸飲  
濡其刃以為利也

劍

地志浙江處州府龍泉縣有劍池  
湖相傳歐冶子鑄劍于此號龍淵

允常卒子句踐立

句踐上

句踐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于槁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

乃見大夫種于吳王種頻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  
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  
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詎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  
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  
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  
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史越世家

越絕書

紀策

范蠡始居楚生于宛橐或伍戶之虛其

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

之明人莫可與語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  
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  
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  
屬問治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揖讓君子之容  
終日而語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捐其官位相要而  
往止于吳二人以為子胥在無所聞其辭種曰今將  
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勾踐賢之  
種躬正內蠡出治外臣主同心遂霸越邦

越絕書

內傳

句踐欲伐吳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  
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  
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  
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  
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  
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  
盛而不驕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蠃飛蠕動各得其  
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

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言  
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謂施而不德  
勞而不矜其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言王者以下至  
于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  
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昏視動者言存  
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  
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也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  
非春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國家不見必亡之失不

可伐也

越絕書

范伯

范蠡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

祿故自菲薄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  
位復被髮佯狂不與于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  
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  
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于是  
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  
不能闕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

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  
權辯口進曰銜女不貞銜士不信和氏之璧求者不  
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險阻之路客歷諸侯無所售無  
因自致殆非真賢惟大王察之于是范蠡退而不言  
遊于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銜于晉晉  
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  
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  
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